《人間佛教》學報 · 藝文｜第四期

# 人間佛教兒童教育的內涵

慈容法師
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署理事長

俗語說：「從小一看，到老一半。」童年時期所接收的印象影響未來至巨，相較於成人，兒童猶如一張白紙，有極大的可塑性，是以古往今來，聰明的家長無不在孩子幼年時期給予細心的栽培。諺云：「兒童是世界未來的主人翁。」文明社會本此共識，也往往在兒童教育上挹注大量的人力與資金。至於以利樂世間、教化眾生為己任的佛教，則有所謂「四小不可輕」之說，對於兒童教育，更有其獨特的見地與深遠的貢獻。以下從兒童教育的理念、方法與特色等三方面，來說明佛教兒童教育的內涵。

## 一、從羅睺羅的修證談佛教兒童教育的理念

自佛陀證悟佛果、組織僧團之後，就開始接引沙彌學佛修行，並囑令得道的高徒將他們帶在身邊就近照顧，擔任他們的老師，指導生活言行。像佛陀出家前的兒子羅睺羅，便是以舍利弗尊者為親教師，以目犍連尊者為阿闍梨；另如均頭沙彌之於舍利弗尊者、億耳沙彌之於富樓那尊者等，也都是以攜手弘化著稱的師生關係。

此外，從六歲的須陀沙彌以流暢的法義對答而被提前拔擢為「大比丘」，八歲的修摩那沙彌以莊重的行止威儀贏得僧團的尊敬；迦葉、妙慧童女，月光、寶授童子等，於眾中說法，威服四座，均可以看出佛世時，佛教兒童教育的輝煌成果。

其中，羅睺羅是佛教史上第一個剃度出家的兒童，也是第一個佛教沙彌，他從一介嬌生慣養的王室金孫轉變為「密行第一」的羅漢比丘，從他的成長過程，讓我們對佛陀的兒童教育理念有下列的了解：

**（一）重視兒童因緣果報的觀念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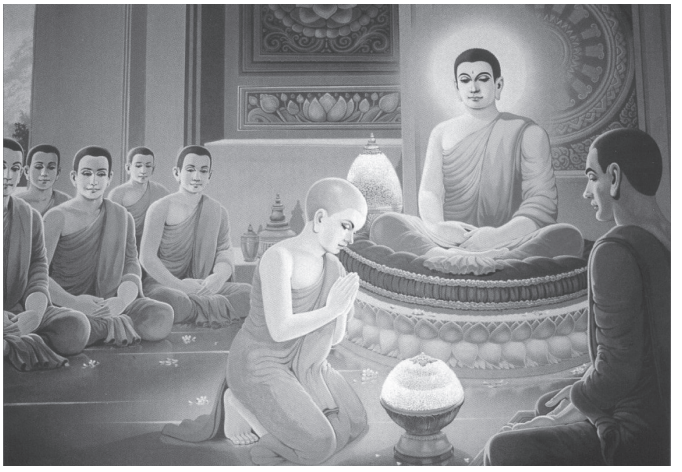
當佛陀知道剛入佛門的羅睺羅經常以謊言捉弄別人為樂時，便來到他的住處，藉著他端水給佛洗腳為引子，讓他了解：被三毒汙染的身心無法裝進道糧，而洗過腳的盆子無法盛飯，無法得到大家的尊重與愛護；好比洗過腳的盆子即使破損，也無人感到可惜。自此羅睺羅一改既往調皮搗蛋的個性，開始觀照言行，嚴持淨戒，不僅讓大家刮目相看，也提升了自己的定力與智慧。

「有如是因，結如是果。」因緣果報是最基本的真理法則，也是身而為人應有的行事準則，及早讓孩子了解與接受，畢生受用無窮。

**（二）重視兒童群我合諧的相處**

經云：「佛法在大眾中求。」佛教在修持方面尤其重視處眾的和諧，貫徹在兒童教育上，便是鼓勵孩子從小融入大眾，讓他了解共處的可貴與共修的好處，進而以為眾生奉獻為樂。

因此，當佛陀得知羅睺羅因寮房被作客的比丘占去而躲進廁所時，並沒有責怪任何人，只命羅睺羅先住到自己的香室；繼而規定未受具足戒的沙彌可以有兩夜與比丘共住，並吩咐舍利弗擔任羅睺羅的親教師。當羅睺羅為信眾施食的分別心而有所不滿時，佛陀先教羅睺羅「出家人應以道為糧，以法為尊」，之後又將此事告訴舍利弗，要他留意僧團的利益均等，並對年少的比丘與沙彌多加愛護。


羅睺羅出家，依舍利弗尊者為師。

由於佛陀的善巧處理，讓羅睺羅在團體生活中學會體諒、容忍、謙讓、平和等美德，凡此都成為他修道的寶貴資糧。現今，孩子對家庭、學校不滿的情緒時有所聞，校園霸凌事件也無日無之，佛陀的智慧很值得家長、老師們作為參考。

**（三）重視兒童慈悲喜捨的性格**

佛陀十分重視慈、悲、喜、捨的修持，並囑咐資深有德的比丘，應教導年少比丘與沙彌時刻以此四種無量心觀照世間，以遠離煩惱、怨恨、貪瞋、諍論，得到安穩快樂。

由於久受佛法薰習，羅睺羅有次在托缽途中，無端被惡人打破頭部，竟無半點怨恨，反而對眾生的愚痴無明心生憐憫。佛陀得知，心中十分欣慰，因為此後的羅睺羅不僅得以獨自承擔人生中的風風雨雨，而且離悟道也更近了。

於此可見，「慈悲喜捨」不是遇惡退縮，也不是屈己就人，而是一種勇於接受與承擔的性格，可以讓孩子走得更高、更遠，比「以牙還牙」更有力量。但看現今情殺案、仇殺案、謀財案、槍擊案的犯人，不乏受過高等教育或家境小康以上的青少年，在感慨之餘，

也帶給我們許多省思：父母師長給小孩最好的禮物，不是知識，也不是財富，而是良好的性格。知識與財富都不是萬靈丹，只有慈悲喜捨的性格才能陪著孩子安樂一生。

### （四）重視兒童自主自覺的能力

佛教最高的精神在於自覺自度，佛陀常說「自依止，法依止，莫異依止」，便是在鼓勵行者以自度自悟的精神走出一片天地，而非一味仰賴師長的提攜。

是以，當其他比丘為羅睺羅的遲遲未悟而憂心時，佛陀卻認為，只要他能精進梵行，必有證果之時。後來羅睺羅奉佛陀之命，為大眾開示法義，並如實觀照，終於證得阿羅漢果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佛陀雖然是覺行圓滿的聖者，但他在教導羅睺羅的時候，並沒有刻意提攜，也沒有不停說教，而是針對他的特質與因緣，扮演指引者的角色。禪門有謂：「從門入者不是家珍，須是自己胸中流出，蓋天蓋地，方有少分相應。」即是此意。

## 二、從「不說破」的藝術談佛教兒童教育的方法

不說破，是諸佛菩薩乃至歷代祖師教化弟子最重要的法寶，有時保持了轉圜的餘地，讓弟子自動改過遷善；有時創造了深思的空間，讓弟子在遭受棒喝怒斥的當下痛徹省悟。以下略分四點，說明佛教如何運用不說破的藝術來教育兒童：

### （一）慈悲感化的教育法

佛教向以慈悲為本，對於正處叛逆期的少年，慈悲感化尤其顯得重要。像仙崖禪師對於夜遊翻牆歸來的沙彌，只說了一句：「夜

深露重，當心著涼。」此後全寺百名學僧不再違規外出；妙善禪師為度化鄰居的不孝逆子，甘願被其以糞尿淋身，乃至面對旁人的譏笑，還歡喜地說：「人身本是眾穢所集的大糞桶，如今只是大糞桶上加了個小糞桶罷了。」逆子聞知，痛改前非。

凡此都說明了慈悲沒有敵人，當父母師長先戰勝自己，放下身段，懷抱善意，即使是片言隻語，也足以使浪子回頭。

禪畫禪話〈夜遊〉。（高爾泰、蒲小雨 / 繪）

**（二）同事攝受的教育法**

兒女還小的時候，母親總是張嘴出聲誘導小孩吃飯，父親也很樂意趴在地上讓孩子將他當成馬兒來騎。親子相處融洽則施教不難，這就是「同事攝受」的妙用。

像文殊菩薩過去世為比丘時，看到孩子沿路追討糖果，便掏出兩顆，要他承諾一顆留為己食，一顆布施僧人，童子答應，歡喜之餘，自願受持戒法，終生行佛。唐朝的少康法師初到嚴州弘法時，凡童子念一聲佛號，皆施錢一枚以為獎勵；後來隨著念佛的童子日增，改為十聲佛號一枚錢。一年後，見路上行人無論老少貴賤均以念佛為樂，當地民風也變得淳樸，少康便至他處繼續弘法。

文殊其實身懷多顆糖果，但他卻只拿出兩顆給童子，以顯法行之珍貴；少康也不是無止盡地施財，而是有原則、有計畫地進行度

化工作。於此可知佛教實踐「同事攝受」的要訣，是以不濫慈悲為原則，以法施教育為究竟，與一般的慈善布施不同。

**（三）自尊自重的教育法**

佛教重視孩子的自主性，主張讓孩子從肯定自己、愛護自己裡，發揮向善的力量。

日本大正時代，建仁寺的俊崖和尚一日外出回來，看到一個沙彌橫躺在廊道上睡覺，阻斷了通路。沙彌其實已經醒了，但不好意思起來，仍躺著不動，俊崖和尚明知沙彌是在裝睡，仍一面說「對不起」，一面小心翼翼地跨過他的身體。後來這名沙彌不但不曾再午睡，平時連一分鐘也不肯空過地精進用功。這沙彌就是日本第一個遠赴美國弘揚禪法的宗演和尚。他後來每憶及此事，總是感恩地說：「此乃人師之風範也！」

星雲大師對於兒童教育也有類似的作法。當他得知沙彌學園的學生因為調皮搗蛋而被罰跪香或拜佛時，立刻告訴老師：「不應如此處置，拜佛是何等神聖的事情，為什麼是處罰呢？以後大家不是都不愛拜佛了嗎？應該罰他們睡覺，不准他們參加早晚課誦。」結果實行半年之後，沙彌變得自動自發，不敢再調皮。因為受罰的孩子雖然睡在床上，鐘鼓梵唄的聲音卻歷歷入耳，根本就睡不著，更何況當看到其他同學都可以上殿拜佛，而自己卻不能參加時，心裡明白：睡覺是被處罰的，拜佛是光榮無比的，自然就生起慚愧心，改過遷善。

另外，對於一些智力發展比較遲緩的沙彌，星雲大師就拿文章給他們抄寫，建籃球場跟他們玩籃球，久而久之，個個都變得聰明靈巧，有的投稿雜誌被錄用，有的成為寺裡最會修理水電的技師。

星雲大師曾告誡佛學院的老師：「教人，先要從人情上著手，才能再進一步談到法情；先要去尊重他們，才能培養他們的榮譽感。」這段話很值得父母師長們深思效法。

**（四）問答啟悟的教育法**

對於聰明善辯的孩子，又當如何？

少年神會初參惠能大師時，被問道：「你從遠處而來，自性禪心帶來了嗎？可看見本體的法性是什麼嗎？」

神會憑著聰穎的辯才回答：「『我』有來去，『自性』沒有來去，本體法性，普遍法界，怎可言見，抑或不見呢？」

惠能大師下座之際，拄杖也跟著落下。神會不但不閃躲，還繼續問：「老師坐禪時，是見還是不見？」

惠能再用拄杖打他三下，問他：「那我打你，是痛還是不痛？」

「感覺痛，又不痛。」

「那我坐禪是見，也不見。」

神會不放鬆，追問道：「為什麼是見？又不見呢？」

「我見，是因為常見自己的過錯；我不見，是因為我不見他人的是非善惡。所以是見，又是不見。至於你，如果是不痛的話，那麼你便像木石一樣的沒有知覺；如果是痛的話，那麼你便像俗人一樣會有怨憤之心。我要告訴你，見與不見都是兩邊的執著，痛和不痛都是生滅的現象，你連自性都摸不清楚，居然還說無來無去？」

神會聞言拜服，依止惠能座下，參學期間，師徒之間仍機鋒不斷。惠能大師往生後的二十年間，諸宗競演，南宗禪之所以能獨樹一幟，奠定地位，神會的四出論戰，大弘宗風，功不可沒。雖然對南頓北漸的分界，學界仍有疑議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若無惠能之前

的點撥，即無神會後來的偉業，南宗禪的歷史也必然改寫。

所謂「大疑大問，小疑小問」，佛門中的師資相授往往就在彼此問答中展開，因此，即使子弟不若神會那樣善於叩問，師家也會設法開啟疑竇，以為引導。

像塤翁禪師曾藉著西瓜，探問當時年紀還小的瑞芳禪師：「這西瓜好吃極了，究竟這味道是從哪裡來的，是在西瓜嗎？是在舌頭嗎？」

瑞芳因回答遭到嚴斥而不知所以，塤翁又說道：「西瓜之味就是那個，那個『從哪裡』的，就是出味之處。」

瑞芳仍是不解，及至稍長，帶著疑情出外參學，始知徒以聰敏領略，無法究明大事，故而立志老實修行，終有所悟。

禪門裡諸如上述的公案比比皆是，可知，有修有證的大師往往也是擅長教化的老師：他們以世間為講堂，以生活為教材；由於他們耐心傾聽弟子的問題，善於誘導弟子說出想法，不僅增進對弟子的了解，也讓弟子對深刻的生命問題產生興趣，進而尋求解決之道，可說是世間上最有效的教育方式了。

## 三、從「菩薩道」的精神談佛教兒童教育的特色

佛教將世間所有的修行法門分為人、天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等五乘。若將各種信仰依此作個定位，提倡三綱五常、重視人文精神的儒家屬於人乘，認為造物主創造世間而主張信者得永生的一神教屬於天乘，強調出世無為的道家則屬於聲聞乘與緣覺乘。

佛教雖曰五乘共法，實則以調和人乘、天乘之入世作為，與聲聞乘、緣覺乘之出世精神的菩薩道作為依歸。佛教的兒童教育即因秉持菩薩道的精神，而擁有不共其他信仰的特色，茲分四點說明：

### （一）立足平等的佛性

二千六百年前，佛陀證悟時說的第一句話：「奇哉！奇哉！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」此一「眾生平等」的宣言，不僅照亮了黑暗的世間，也為人類教育帶來永恆的啟示：即人人本具無限的潛能，父母師長若能扮好指引者與陪伴者的角色，依孩子的根器、性向，將其潛能激發出來，不但利益孩子、造福社會，也能讓父母師長本自得到更多的提升。

### （二） 重視人間的修證

人間種種既由佛性流溢而出，若欲返本歸源，自應以人間的事物作為方便。佛教從教主佛陀開始，即主張必須先獲得世法安住的智慧，才能了知涅槃解脫的智慧。但看佛陀的施教，從三法印到四聖諦，從四攝六度到四弘誓願，從五戒十善到八正道法，從十二因緣到三十七道品，哪一樣不與人間有關；至若佛世時的行腳、托缽、作務等，更是人間教育的方便與悟道的根由。

佛光祖庭宜興大覺寺三好兒童夏令營。（周雲/攝）

佛教傳至漢地後，大乘繁興，其中禪宗因力倡「行住坐臥，無非佛法」、「平常心是道」、「即心即佛」等而傳播迅速，度化益廣。在禪門裡，舉凡吃飯睡覺、灑掃進退、搬柴運水、揚眉瞬目都是

長養聖胎的方便。歷來許多祖師大德不乏在勞動作務、應對進退的當下體證玄旨，所謂的「趙州茶」、「雲門餅」更不知接引多少行者識達本心。

進而言之，在上述的五乘佛法中，聲聞、緣覺二乘與大乘菩薩道的修持，是在觸事遇緣之際，向內觀照起心動念，而非向外攀緣追逐，比人乘的修持以親疏遠近規範、天乘的修持依造物主的意旨來執行，都更上一著。而其中，大乘菩薩道的人間修持旨在利濟眾生而重視菩提心的持續，又比二乘的人間修持旨求了生脫死而重出離心的保任更為究竟，也是最為理想的教育方式。孩子在菩薩乘的薰習下成長，將擁有更寬廣的心胸與更前瞻的視野。

### （三） 培養不二的智慧

世間的知識以二元、分別為特色；而佛門的智慧則以不二、超越分別為特色。

知識本是為了生存於世而不斷施設，但若空有知識，而無觀照與使用的智慧，也是徒然，乃至為一己之私而濫用知識，造成諸多社會問題，更是貽禍無窮。君不見今天五花八門的知識，已將原本整全的世間割裂得支離破碎，在生態、經濟、和平、安全等全球問題上尤其顯得乏力；現代的經濟犯、科技犯，也以高知識分子居多；拜先進知識所賜的武器升級，更為全人類帶來莫大的威脅。

早在二千六百年前，佛陀即已洞察知識的局限性，故在修證上強調「如實知」的重要性，乃至在毘舍離城的維摩丈室，邀集文殊師利等三十二位摩訶菩薩現身說法，針對「不二法門」進行深刻討論，最後由維摩詰居士的一默如雷畫下句點，象徵不二的智慧既非言詮所及，亦非循跡可至，而必須打開所有的感官，以超越二元的

觀點接納一切事物，遠離顛倒妄想，才能達到人我息諍、物我和諧的境地。

當今這個知識爆炸而道德低落的時代，父母師長與其擔憂孩子走偏學壞，不如在日用中培養他們以不二的智慧超越分別，正確地運用知識造福自他。

**（四）活出真實的自我**

佛性本自具足，並隨不同的因緣，以千差萬別的相、用流布世間。但我們凡夫往往對境生迷，執假為真，以致起惑造業，輪轉受苦。覺醒與自在之道，在於正確地認識自己所在的位置，自我肯定，自我尊重，綻放佛性的光芒，照亮幽暗的世間；自我承擔，自我實現，散發佛性的力量，造福無量的眾生。

像許多祖師大德不僅在學習期間真參實修，即使在開悟見性之後，依然精勤不懈，或留在原本的崗位上，繼續利樂有情；或興寺聚徒，領眾薰修。甚至如普願禪師發願來世作個老牯牛服務眾生，趙州禪師希望往生之後到地獄度化有情。他們像赤子般，以熱忱擁抱每一段生命，不僅活出真實的自我，也為世間帶來溫暖與光明。

反觀現世的孩子，卻常常在大人的自以為是下喪失了天真，添增了俗媚，一點也不快樂，遑論散發熱力。所以疼惜孩子，最好讓自己也成為孩子，與他們一起學習認識因緣時節，盡其在我地發揮正向的力量。

俗語說：「童子知少，越少越完；成人知多，越多越散。」在所有的兒童教育中，唯有佛教的兒童教育不是從外在來滿足孩子甚或大人的需要，而是向內啟發人人本具的豐富潛能，減少分別妄想，因此能讓孩子以整全的宇宙人生觀來面對問題，而不會因時代愈進

參加三好兒童夏令營，孩子回家都會主動幫忙洗碗。
（賴守婉 / 攝）

步，知識愈發達，對世間的了解卻愈來愈散裂。

今天的孩子比起過去，雖然擁有的物質更為豐富，探取知識的機會也更多、更方便，卻不因此而更幸福。許多孩子每天不是被逼著補習功課、學習才藝，便是從小由 3C 保母帶大，以致壓力日升，興味益減，乃至沉迷於虛擬的網路世界，反而忘失在真實世界裡生活的能力，或變得憂鬱、自閉，困頓終日。在經濟上、環境上或智能上處於弱勢的孩童，或被迫放棄受教的機會，或欠缺適當的引導，自卑自怨、自暴自棄者也不在少數。影響所及，孩童的犯罪率逐年遞增，犯罪年齡卻逐年遞減。長此以往，不僅斲傷國力，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也是一大隱憂。成人是兒童的鏡子。面對這樣的危機，父母師長，乃至整個社會都應負起責任。我們從上述佛陀的教學實例、祖師的教學方針及佛教的教學特色可以得知，佛教的佛性觀、因緣觀、慈悲觀、智慧觀、人生觀、世界觀，直指人心幽微之處，且言教、身教、境教並用，兼顧人性與理法，是最為究竟的兒童教育，值得有志之士共同來推廣。